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香港的公開考試慣常以等級來公布成績，所以才會出現一大票「同分」的「狀元」。中國內地各省市高考的成績單則列明實際考了幾分，由是每個省市多會出現單一的「第一名」。

現代學制在學生完成一階段學習之後，前面的成績都基本上一筆勾銷，大家推倒重來。升上中學之後，誰還會管你小學時代考過多少回第一名？入了大學，高考的分數亦無大意義，大家在同樣的起點再出發。香港什麼「9優狀元」如果不走學術路，考個專業資格如醫生、律師，就不用到研究院考碩士博士。古代科舉也是這樣，最後一場殿試考得第一，就是新科狀元，那麼過去許多關考得第幾等、第幾名都無關宏旨了。

清代狀元元有多難？首先要在本省過三關，即縣試、府試和院試，才有生員（雅稱秀才）的資格去考舉人。洪秀全（1814年-1864年）到了30歲仍未能通過府試，然後就去造反，建立太平天國。如果他早一點成為秀才，中國近代史或要改寫了。他是花縣人，即今天廣州市花都區。清代廣州府共領14縣，即南海、番禺、順德、東莞、香山（今中山、珠海）、清遠、三水、從化、龍門、新會、新寧、新安（後改名寶安，香港及深圳都屬寶安縣）。廣東省有九府，即廣州府、肇慶府、韶州府、惠州府、潮州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瓊州府（即今海南省）。縣試和府試分別由知縣和知府主持，院試則由該省的「提督學政」主考，中式就有報考鄉試的資格。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好幾位朋友都為裝修而弄至痛苦不堪！老實說一直以來，聽到為裝修不滿意的投訴，遠遠多於讚賞，類似不快經歷者為數不會少。我奇怪政府在许多行業也有監管，但裝修這行業就良莠不齊、無規管，為什麼呢？

有一位朋友請裝修公司設計了美好家居，所費不菲也在所不惜。誰知出來的效果大相逕庭，用料劣、手工差，新居成了噩夢。與裝修師傅理論，對方翻臉不認，完全換了一副嘴臉。朋友對着耗費巨資換來的居所，一時間接受不到，終日鬱鬱不歡，在自己也察覺不到的情況下，竟然患上了抑鬱症，時常無故流淚。更甚者，是後來「生蛇」，即帶狀疱疹，在人體免疫力弱時最易染上，水泡在身體呈帶狀，苦不堪言。買樓本來是喜事，花了錢換不了成果雖不值，但賠上了健康和導致身心痛苦更是不值。眾人也都勸他別因此事太上心，寧可再花錢修改家居，也別為此傷了身。



網人網事  
狸美美

7月22日，有一事件震驚全港。一名內地母親帶着12歲的兒子到香港公立醫院看急診，然後便自行離去，同時指示男童看完病後告訴醫生說自己「已經被母親遺棄了」。之後很多人看到男孩在急診室徘徊，再然後他按照親媽所授傳話給了護士，院方大驚，急忙報警求助。很多人都以為媽媽是開玩笑，直到警方調查後證實男孩的母親確實已經出境回了內地。

在後續報道中，人們進一步知道，孩子為「雙非兒童」（父母皆為內地人，但孩子在香港出生，擁有香港身份證），身心健康沒有疾病，數日前被父母二人帶到香港入住油麻地的便宜小旅店，之後遺棄。警方隨後聯繫到了孩子母親，她對遺棄行為的解釋是「想讓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小理的朋友中，有善良者曾因這句辯解而心軟，認為「肯定也是有什麼難處吧」，但小理之所以陳述了大量的細節，就是想說，難處可能是一方面，但卻掩飾不了事件中為人父母的極度自私。

12歲的遺棄不是襁褓中的遺棄，「指示話術」式的遺棄也不是「風雨之夜媽媽偷偷離開了家」式的遺棄。襁褓式的遺棄尚未有記憶，媽媽離家式的遺棄孩子至少只需被動接受。而事件中的父母，不僅遺棄了一個已經12歲、完全具有相當記憶和思想的半大少年，更讓這個孩子親口傳遞「我被父母遺棄了」的訊息，親身推進，甚至是獨自推進自己被遺棄這件事的進展，完全不考慮對孩子心靈的傷害及對未來的影響，這是何等的自私，又是何等的殘忍？

報道中也清清楚楚地寫着孩子父母

## 大小三元

鄉試實為「省試」，有人望文生義以為鄉試在鄉下舉行！鄉試中式就成為舉人，第一名是解元。《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膾炙人口，主人翁唐寅（1470年-1524年，字伯虎）世稱「唐解元」。鄉試之後，舉人得赴京參加會試，唐伯虎第一回應考會試便惹上官非，被指作弊，後來絕意仕途，最高的功名就是南京應天府鄉試第一名舉人的「解元公」了。

清代鄉試例在子午卯酉年舉行，中式的舉人可以報考下一年（丑未辰戌年）在京師舉行的會試。會試中式後就成為貢士，第一名是會元。貢士可參加接下來的殿試，殿試人人過關，成為進士。第一名就是狀元。秀才最快可以在兩年內成為進士，叫「聯捷」。每科各省都出一名解元，會元和狀元則每科只得一個。鄉試會試殿試都第一，叫「連中三元」。中國千年科舉史共有19位三元。縣試府試院試都得第一名，則叫「小三元」。懂得打麻將牌的朋友必知有「大三元」和「小三元」，都是從科舉制度借過來的名詞。

明初黃觀（1364年-1402年）是建文忠臣，因其父入贅許家，考科舉時用許觀的名。據說他是「大小三元」，六試都得第一名。時人稱頌他：「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間無。」有謂最後一位三元陳繼昌（1791年-1849年）也是「六元」，據說他有一方印章「古今第19人」，氣派非凡。

今年香港中學文憑試說出了4個「狀元」，那是計等級不計總分之過，兩人同分而難分高下，是「小概率事件」（Small Probability Event）！4人同分恐怕不可能吧？

## 裝修夢魘

我另一朋友，喜孜孜地請我到新居去參觀，在大家稱讚設計有品味時，她才透露為此新居先後換了5間裝修公司。「第一間爛尾，做了開頭便走了，找不到人，訂金也追不到；第二間找些不懂裝修的人來施工，我見不辦，辭退；第三間不是對圖施工，像入了別人的家，又換；第四家蝸牛式拖拖拉拉，我真是快被迫瘋了，一年多時間仍家徒4牆，欲哭無淚，遂又退掉它。我咬緊牙關，到處打聽，小心細看每間裝修公司的紀錄和計劃書，失敗經驗教曉了我，什麼人是信不過的，終於在第5間公司幫忙下才可以完成裝修，當中筋疲力盡的程度，真的不為人知！」

我也面對過裝修幾年後地面磚破裂，逐一換了出來，明顯是偷工減料，看到自己的家居變成危房，又要花大筆費用去修補，實在揪心。香港樓價這麼貴，花了畢生積蓄買來，卻面對這等遭遇，看來政府是否要規管裝修行業呢？

## 自私的父母

雙全，而又有什麼難處能比TVB的金句「一家人就是要齊齊整整的」更重要呢？

其實所謂的難處，應該也就是男童母親所說的「想給孩子更好的教育」，而這個所謂難處，應該也不止是他家，而是很多「雙非家庭」都在面臨的問題。

2013年前，香港准許沒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士在港產子。其時，正逢內地計劃生育，超生要罰20萬，很多人為了「省下這筆罰款」而把二胎生在了香港。而香港的教育資源和社會福利都比內地優越，這也讓很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父母大為心動。至2016年時，香港已有雙非兒童20萬人，引爆了各種社會問題。另一方面，雙非兒童在港上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學費雖少，但卻需要殷實的家底保證非港籍的家人有能力陪讀。事實證明，能舉家來港租房陪讀的少之又少。有一部分家庭會選擇媽媽來港全職陪讀，爸爸在內地賺錢養家，而長期分居自然也會導致各種問題，就如前不久有陪讀母親在發現內地丈夫長期外遇後跳樓自殺還企圖拉上孩子。而更多的雙非家庭會選擇每天跨境上學，住在深圳返學香港，代價是小小的孩子每天凌晨5點起床，每天排隊過關，每天路上耗費5個小時，然後被同學嫌棄。

其實，5點起床的幼童、常年和父母分居的孩子以及被拋棄在醫院的少年都是一樣的，只是程度不同，但背後都是放不下執念、不懂得什麼才是珍寶、完全罔顧孩子心理健康的家長。好像是有冠冕堂皇的難處，好像自己都能把這事感動，但其實說到底只是自私。

真的，生孩子前先考試吧，好嗎？



人生邊關處  
童心

那一夜，滿目的紅色，耀眼又深沉。下了夜班車，延安城尚未睡去，安靜，大氣，這陝北高原上，一條名為「紅街」閃耀於此，燈盞璀璨，兩邊的建築群，沿山勢高低起伏，一路行去，那激情四射的紅色年代從我的心中一幕幕閃現：從會師廣場走向最後的勝利廣場，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擲地有聲；會師樓、新華書店、西北旅社、大眾戲樓，這些延安革命時期的標誌性建築，在夜色中活靈活現；延湖邊，長征主題步道，瑞金出征、遵義會議、飛奪瀘定橋、過雪山、大會師等革命場景一一再現……4個革命主題街區，巧妙地將黨中央在延安的革命歷程進行了線性排布，每一個廣場、每一段街區都是承載着一段歷史記憶。穿行於歷史，在其中汲取成長的養分和青春的激情，正是延安這片土地的魅力所在。

「心口呀！莫要這麼厲害地跳，灰塵呀！莫把我眼睛擋住了。手抓黃土我不放，緊緊兒貼在心窩上。幾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千聲萬聲呼唤你——母親延安就在這裏……」這首採用「信天游」民歌式寫成的澎湃詩篇《回延安》，是詩人賀敬之於赤子之心對養育一代革命者的延安精神的热情謳歌。此時此刻，我在陝北的夜風中輕輕地



百家廊  
張橋

許多年前，每到暑期來臨，神州大地上，總能看見一輛輛綠皮火車上，滿載成群結夥的年輕人，如蒲公英的種子，撒向四面八方，無須打探，就可得知這多半都是回家探親的大學生。某年暑期，我也搭乘一輛由上海開往西安的列車，踏上了歸家之路。與往年不同的是，我不再孤身上路，身邊多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她是我上海的小表妹，肉肉。

是這樣的，當時我從西北遠赴古城蘇州求學，離開了父母，卻靠近了上海的外婆和阿姨。蘇州距上海80公里，不過40分鐘的火車，我去外婆家便十分頻繁。我自小在外婆阿姨身邊長大，這次歸來，又得到了她們的悉心照顧。這是讓許多同學格外眼紅的。為了對上海親人有點小小的回報，這年暑期一到，我將要回家之際，便提出帶上阿姨的女兒肉肉去遊玩。

兩個女兒中，阿姨平素就毫不掩飾對肉肉的偏愛，取了肉肉的名字，有自己的「心頭肉」之意，就是明證。通常上海人多為自己疼愛的女兒取名，一時都叫着囡囡，也分不清囡囡是誰的女兒了。至於肉肉的姐姐，則取了一個極為普通的女孩名：婷婷。

在此之前，肉肉去過最遠的地方，大概是隨她們的爸爸媽媽上了一次浙江莫干山。對於尚是學生的我帶她的「心頭肉」遠行，阿姨不但沒有絲毫擔憂，反倒十分樂意和放心。在我看來，即使在上海弄堂長大的小女孩中，肉肉也屬乖巧一類，至少比婷婷溫順，恐怕這也是她的媽媽偏愛她的原因之一。旅途上，肉肉睜大了眼睛，看着車窗外掠過的陌生的風景，對這次未知的遠行充滿了好奇和期盼。

經過兩天一夜的旅程，我們搭乘的火車終於在中午時分到了西安。之後我們還要



信而有征  
劉征

我早上經過上海吳美美術館的時候，看到他們最近正在展出近5年的館藏。一數之下，竟有十多位藝術家的作品。於是我想，要不一會兒我回家以後去看一下吧！

在過馬路的時候，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念頭鼓舞着，變得很興奮。一想到過會兒也許有什麼意想不到的東西在等着我，它似乎比我正在穿行的這個剛剛下過雨的、濕漉漉的馬路更加吸引人。這條馬路因為人來匆匆而過，都在趕去上班，像是被遺棄的配角。那個拐角的吳美術館卻不同，它因為它的展品活過來了。在你還未進入美術館之前，你就知道接下來看到的一切都是某一個人或痛苦或快樂思索之後的果實。而你恰好能藉此進入到他的頭腦，看到溫熱有力的、張牙舞爪的神經元漂浮不定。

這個世界遠比任何一個現實的世界都更精彩。因為藝術之所以與眾不同，就在於它既天方夜譚得變化多端，又純粹到不得了。倘若它更進一步，再令人嚮往一點，那它簡直就是美的代名詞了。而人對於主動的追求甚

## 回延安

吟誦，感受那近一個世紀以來從未改變的詩心脈搏，以及對「母親」延安的那份不混真情。赤子情、赤子心，應該正是延安之於中國，延安精神之於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第二日一早，我來到棗園。那些棗林，紅了又綠，綠了又紅，歲歲年年，沙沙作響的枝葉，與風兒為伴，將那艱苦奮鬥、自強不息的歷史，講給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聽：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由楊家嶺遷駐此地。中共中央書記處在此期間，領導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和解放區軍民開展的大生產運動，籌備了中國共產黨「七大」，領導全國軍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與我同行的培僑中學Joe仔，難抑心中的激動，在棗園窯洞前，他仔仔細細地看着，「從弱到強，有堅定的信念，才能實現理想。革命如是，學習亦如是！」聽罷，我頗欣慰。回延安，我們尋找的正是「再出發」的力量。



◆作者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前

## 記得那碗麵

趕到長途火車站，換上駛往西北小城的長途汽車。看看眼下時間寬裕，我想到趕快帶上肉肉去解決午餐。

走出火車站，走在附近一條人來人往的街上，盛夏的西安街頭，烈日火辣辣的。小飯館一家挨着一家，從面前經過，一時叫人猶豫不決，不知該去哪家，我問肉肉想吃什麼，她也不置可否。還是學生的我，本就囊中羞澀，只好進入一家人少的小麵館，點了兩碗臊子麵。臊子麵是以往我的「家常便飯」，但因去江南求學，我近乎一年沒有見到了。麵一上桌，我便狼吞虎嚥起來，肉肉卻半天不動筷子，只是對着眼前的這碗麵發愣。

我催促道：「快點吃，我們還要趕路。」肉肉依然紋絲不動。我大為不解，問為什麼不吃，肉肉也不回答，反而將臉別了過去。我很是不快，便教訓起了肉肉，「你不想吃麵，怎麼不早說？可以要別的，現在都點了，那不是浪費嗎？」肉肉顯然對於我的說教聽不進去，一氣之下，霍地站起，跑了出去。

我这才知道，一向乖乖女的肉肉，原來也十分任性，有着與她的姐姐婷婷一樣的強脾氣。「你去哪裏？」我趕忙追了出去，一路叫喊着。肉肉頭也不回，一直往前跑，也不知要跑到哪裏。我緊追不捨，追到了一家店鋪的後面。

看看無路可走，被逼到牆根下的肉肉，像根木頭站着，彷彿受了極大的委屈。

我氣炸了，怒氣直衝腦門，突然朝肉肉大吼道：「你有毛病嗎？」那一刻，我感覺站在太陽底下的我，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肉肉顯然從未見我如此生氣過，也從未有人向她如此大吼過，她似乎被嚇得不輕，一時不知所措。我趁勢要肉肉說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不肯吃下那碗麵。

肉肉被問急了，結結巴巴說：「我看到

## 養生迎老 置業南頭

南頭7月，迎來了疫情前我們買房結緣的42位舊同事及老友，大家笑容可掬，心情特別愉悅。疫情過後通關了，校長特兼任導遊為老友記服務，在微信群轉發有關出遊收樓，兼可再看新盤買房之帖文時，老友群一呼百應，踴躍參加。出遊當日天色明媚，陽光燦爛；大家興致勃勃在過關後2號閘門外合影，鏡頭照得人人笑面勝夏花！校長除了安排專車前往樓盤外，還包午餐哩！由深圳前去南頭的車程大約1小時多，途中，校長在專車上轉發有關「空中點餐」餐牌紙，各人可在車內先點餐，大家踴躍回應；因隔空點餐，甫抵餐館就有得享用美食了。

專車前去南頭交通順暢，很快就抵達酒樓了。社會復常，樓市復甦，南頭售楼部也不例外，加上「明星為鄰」效應，當中不少好單位，已有訂購客了。養生迎老，置業南頭；有人收樓，有人集中看新盤示範單位，也有人看到合意單位，馬上笑開口即時間單落訂，以免錯失良機。

中午時分，大家來到已訂4席午餐的那間酒家，分席圍坐下來；由於先前空中點餐了，因此甫坐下一會，夥計就逐一送上美食來了。哇，一碟碟製作認真精緻的菜餚，有得意得的虎、兔、天鵝形點心，酥餅、新鮮時蔬、拍青瓜、蝦餃、鯪魚球、惹味燒鵝、黃鰻飯鮮味撲鼻，看着便覺垂涎，吸引得人人一擁而上，大快朵頤；大家邊吃邊聊，難得在疫境幾年後可圍坐一起分嘗美食，共享養生、置業資訊，這刻心中高興了。歲月不饒人，大家皆銀髮一族，感覺彼此交流養生心得，分享看法，有助晚年生活更稱心，此時此刻能同怡共聚午餐，談心說笑樂悠悠，心境開朗，萬分珍惜這小確幸！

這次出遊，大家熱情高漲，最有意思是，老友們在疫境前有緣共置業大灣區，比百般儲錢方式實在；疫境後雖大都宅家少見面、少聯絡，但得有緣共聚收樓旅遊，踏上陌生而不生疏的南頭，校長稱遠望是遮天避雨的天橋直抵輕軌站，不怕陽光太猛烈刺眼，步行近便；看汽車大樓巍聳在前面出現。校長稱說，踏上南頭新居的周邊，一家家酒家食肆、各式商舖應有盡有，一路排開，毗鄰藝術中心，更感受到一陣文藝氣息瀰漫開來。內心感覺到老來也可有繽紛明亮的生活，比起本港，還是返內地養老更好，南頭確為心頭上不二之選哩！

麵館裏蒼蠅飛來飛去，有一隻還飛進了別人的碗裏。」「胡說八道，我怎麼就沒看到，就是有，也不會飛到碗裏……」

我想，肉肉平日都讓外婆阿姨慣壞了，我今天非要治治她不可，便勒令她跟我回去，把那碗一口未動的臊子麵吃下。如果在上海她自己的家中，我顯然不可能有此威風，可如今她遠離了外婆和她媽媽的庇護，孤立無援，就像我的一個俘虜，被乖乖押解着回到了小麵館。那碗麵還放在餐桌上，肉肉坐下來，在我的監視下，眼裏噙着淚，幾乎是一把淚一把鼻涕地吃着那碗臊子麵。我有所省略的是，從小吃陽春麵、雪菜肉絲麵長大的肉肉，其實並不習慣於酸辣齊下的臊子麵，可我管不了這些，我認定了就是要治治她的「嬌生慣養」。

回到西北小城家中，我沒有提及旅途上的這場小小的風波，肉肉到底是一個乖巧的小女孩，既沒有告狀，也沒有流露任何不快，好像什麼也未發生，快樂地度過了這個與往年不同的暑假。乃至一個月飛逝而過，當我將肉肉順利帶回上海，她也不曾訴說她的委屈。自然事後她肯定會向她的媽媽透露這個暑期裏發生的这一切，也包括這場旅途上的風波，可她的媽媽從未向我表示過不滿，甚至也從未有過任何暗示，只是不斷感謝我一路辛苦，帶着肉肉如何之不易。我卻愈發感到了不安，也不由懊悔起來，為了一碗麵，吃與不吃，視乎人的食慾和口味，都是一種本能的反應，當初何必要對小女孩的肉肉如此粗暴和為難。

一晃許多年過去，肉肉早已長大，也在前些年成家，並與她做大廚的丈夫雙雙移民去了遙遠的加拿大。我與她加了微信，卻甚少往來。我一直想問她，是否還記得當年旅途上的那碗麵，卻猶豫着遲遲開不了口。

它們遠遠不是為了讓你亢奮。恰恰相反，藝術家對於性的描述是為了讓你離開性，進入一種關於性的理念。理念是屬於個性的，那是非肉體的。因為藝術家必定會說：「人人都有一具肉體，但我的肉體與眾不同。」

我因此一下就想到了賈樟柯的《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這是賈樟柯為賈平凹、余華、梁鴻3位作家拍攝的傳記紀錄片，然而這電影似乎只把這3位作家當成案例，來說明生活藝術化的過程。在整個紀錄片中，形同嚼蠟的生活似乎只到了作家的嘴裏才富於生命。就好像他們一口氣吹過來，松樹才能變成聖誕樹，在平安夜的客廳裏不同凡響了。

賈樟柯這片名起得也絕，他引用了余華的話。余華在紀錄片的結尾說，他從小就看課文描述的海水是藍色的，可自己從來沒見過，因為江浙的海水都是黃湯子。等到他長大了，才終於看到了蔚藍的大海。余華說作家就像相信這個傳說，並奮力游到深藍的人。而我今早看到吳美術館的展覽招牌也一樣，我被召喚出興奮，因為我知道有人要告知我一個傳說；且經他證實，這傳說居然是真的。